

后改革时期的印尼民主之路

万隆：卜汝亮

民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追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向往民主带来的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快乐的生活。

1998年苏哈托总统的下台与哈比比总统的上任,开启了我国国家民主和改革的新时期。新旧政党以民主与改革的名义自由行动、自由竞争。

面!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民主开放的竞争氛围没有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延续下去。就在人民协商会议大会期间,在总统选举的议程当中,各党派之间的权益之争激烈展开了。

五年的光阴就这样虚度了,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乏善可陈。但是无论如何,直到2004年有24个政党(从150个至后来50个政党)参加的议会选举,还显现出令人舒畅的结社自由与民主的

氛围。总统与副总统第一次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两轮普选,推举了苏西洛为总统。2009年又举行了民主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直选,苏西洛第二次当选总统。

十年时光又这么一晃而过,印尼民族仍未能万众一心,人人卷起袖子建设国家。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却进入了与民主改革之精神意志背道而驰的时期。自苏西洛总统的第二任期,国内民主生活逐渐恶化。实在令人痛惜!在十五年改革开放的征途中,人民所指望和依托的新旧政党让民众大失所望。

2014年的总统副总统普选时,印尼各政党开始为民众所遗弃,面临信任危机。那时几乎没有一个大党占据优势地位的,也几乎没有一个为人称道,众望所归的政党领袖,更有甚者,连各党的党魁本身都失去了敢于上阵角逐总统和副总统的自信。

佐科维通过民主选举,顺着民意走上前台,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就走上康庄大道。可悲的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包括支持他的几乎所有政党感到满意。

的声誉和影响力。即使在各省市地方首脑的选举中,好多政党都不能不推出党外的社会精英作为它们的候选人。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政治状况的背景下,印尼的民主反而步入可谓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新阶段。各政党非常失意,黔驴技穷而十分沮丧。它们并没有以积极态度自我反省、自我改造;各政党没有吸取教训,从而更理智地建党,为民族和大众的利益大量地做好事。

个人和宗派的政治私利成为它们活动的动机和动力。它们忽视了推动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民主和改革的理想,忘却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它们陷进了非理性的政治游戏当中,不是努力把政治民主化,而是把民主政治化。

心理发动群众运动。

这就是近十年来至今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2024年普选日愈临近之时。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在背离了1999年民主改革精神的氛围中愈加激烈,毒化政治天空。各党派一意孤行,强行推出明显无所作为而幼稚的爱女爱子或者他们眼中的那些心术不正的野心家的所谓社会精英作为2024年普选的总统候选人。

二十几年民主改革以来,我们仍未找到适合于我们民族与国家的民主的道路。我们民族的命运将取决于各政党及它们的领袖们的政治决策,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抉择。

胡搅蛮缠反动的“四一一”



本报评论员:余凡

众所周知,2016年11月4日,为了抗议雅加达前省长钟万学(BTP)涉嫌“褻渎宗教”的言论,为竞选2017年雅加达特区省长的阿尼斯辅路,在印尼长老协会、“XXX阵线”及一些伊斯兰团体的号召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逼迫政府作出政治让步。

在隔一周后的12月2日,食髓知味的反动阵营,再次在国内外激进、反动势力支持下,从全国各省调集人手,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终于成功让BTP败选,甚至含冤入狱!

这5年来,佐科维政府以睿智、迂回的谋略,坚定公正而固本安民的立场,逐步将激进团伙的羽翼拆卸,违法的组织解散,得到广大军警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但反动阵营不甘蛰伏,不断蛊惑宗教团体、工会及大学生上街示威,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提出抗议。

《安塔拉社》于8月30日报道,国民反恐局(BNPT)访护及感化科长尼山(Nisan Setiadi)少将在雅加达南市的会议上,呼吁年轻大学生,不要轻易被不宽容、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思潮所影响及挑拨。“继续深化团结与统一的力量,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必须珍惜的。”

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民族寄予希望的新一代,应该巩固热爱祖国、维护团结统一的建国理念,成为抵御不宽容、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思潮侵蚀的坚强堡垒。因为如今的“数字化”新时代,大学生易受跨国理念的影响,而有些外国势力总企图分化统一的印尼(NKRI)。

印尼CNN于10月12日援引“212同学会”(PA 212)元老团书记史拉末(SlametMaarif)的话说,PA 212及隶属于“维护人民行动”(GNPR)的宗教团体,计划于11月4日在国家官前举办“四

一行动”的纪念集会。他强调:“上苍保佑,在国家官前集会。”

“212同学会”秘书长索里胡丁(UusSholihuddin)也确认有相关的计划,该行动将提出“三大诉求”(Tritura):降低油价、调低物价及消除法律霸权。他张狂地说道:“如果做不到,佐科维就下台。”蛮横而无理言论,引起广大网民的指责和嘲笑。

《点滴网》(detikCom)报道,PA 212元老团书记史拉末呼吁:“212的同志们!大家准备好投入11月4日抗议活动的洪流中。把佐科维拉下台!”“在公开场所举行请愿集会是法律保护的权益。”集会地点决定在独立官前,参加集会的“精英”暂时未公布。

《出版日报》(HARIANTERBIT.Com)消息,计划中的“四一一行动”将是GNPR第四次以“维护人民权益行动”(AKBAR)为号召的请愿示威。之前的抗议诉求是以“降低油价、调低物价及消除法律霸权”为重点,但这次GNPR将主轴定为“催促佐科维下台”。

GNPR领导阿拉达斯(Hammam Alatas)呼吁伊斯兰信众积极参与“四一一行动”,活动包括在Istiqlal大教堂举行周五中午祈祷,然后步行到总统独立宫。他于10月27日说:“我们将举行第四次维护人民权益行动,这是GNPR实践维护人民所做的承诺。”

战略发展研究所(ISDS)资深研究员阿民奴丁(Aminudin)认为,在印尼的历史上,曾发生三次“人民运动”成功推翻统治阶层的案例:首先是1945年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其次是1966年“新秩序”(ORBA)推翻苏卡诺政府,不过,这次

有外国势力的介入。第三次是1998年“新秩序”政权的倒塌,印尼人民成功迈入“改革时代”。

他解释说:“人民运动”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广泛全面性(inklusif),跨党派、跨民族及跨利益集团等。纵观这次所谓的“四一一行动”,却没有上述要素的有力支持,不可能颠覆现政府的“除非发生奇迹,有我们不可预料(unpredictable)的神秘力量。”

著名政论员鲁迪(RudiS.Kamrn)在其平台发表视频谈话表示,佐科维总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他为国为民的政绩有目共睹。反对派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肆意诬蔑谩骂,以示示威威胁,还无耻地以“人民”的名义,叫嚣“总统下台”。

鲁迪又愤填膺的责问“维护人民行动”(GNPR)的领导:“他们代表的是哪里的人民?”总统及家属不断被抹黑、抹红;还以投靠外国势力、“假文凭”诬告总统,枪击强闯总统府,故意制造国内政局动荡。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幕后黑手,躲在冷气房里,唆使无知的大学生和青年上街游行,以达到他们破坏国家统一、牟取政党私利的“不可告人”阴谋。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客们“胡搅蛮缠”的老伎俩已蒙骗不了几个人。11月4日近在眼前,且看他们能弄出什么动静?记得,请愿是“民主”,但毁谤、叛国是犯法的!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数字吟(唱和诗)

一任凡心逐意流,六根缘色有牵情。三生俗世三生苦,四相浮沉四相修。五蕴皆空空有实,六尘聚散色无由。七颠八倒迷回首,九故十亲又执鞭。棉兰:廖世敬题诗

到殖民统治前和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进入1959年和60年代,王福涵的文章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印尼华人问题的个人见解。从菲律宾访问回国后,他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见解日趋坚定,并于1959年10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菲律宾土生华人的同化进程》(Proses Asimilasi Peranakan Tionghoa di Filipina)的文章。

思想历程 王福涵于1933年5月1日出生在泗水。他是在中上层城市华人家庭环境中长大,过着几近西式的生活。他的小学和中学时期的欧洲教育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突出而又深远的影响。当时富有的家境令王福涵获得为欧洲儿童设立的基础和中等教育机会,在泗水的欧洲小学(Europese-scheLagere School,简称ELS)和荷兰高等市立中学(Hogere Burger School,简称HBS)求学。

绞死的法国女工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故事,这本书是别人赠送的礼物。不过,他青少年时期对历史的兴趣和酷爱并没有马上引领他走上职业历史学家的道路。王福涵在万隆完成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学业之后,于1955年8月报名成为印尼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选择法律专业,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对他的期望,而非他自己的选择。他只坚持了三个学期,就转到印尼大学文学院新开设的历史专业。

王福涵在全能的历史学家(2) 安迪·阿赫迪安(ANDI ACHDIAN) 手,获得了翻阅印尼土生华人旧档案的机会。从这些档案资料中,王认识到华人同化到本土文化当中是有可能的。19世纪以前,华人通过婚姻、宗教和在爪哇王国的官僚体系中担任官职,融合成为“真正”的印尼人,而不再被看作与他们已离开数个世纪之久的祖先一样的人。问题是,这个过程通常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荷兰殖民主义的种族分割政策反而将华族的身份成为一个与土著多数民族截然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同年,王福涵还认识了时任《明星周刊》主编的欧阳炳昆(Auwjong Peng Koen)(后更